



“《青春之歌》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谢芳曾在采访中透露，她的祖父是福建龙岩人，9岁时逃难到湖南益阳，以后就在湖南安家。谢芳原名谢怀复，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。1951年，谢芳考入中南文工团（现武汉歌舞剧院），不到18岁就在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中担当了主演，还主演过歌剧《白毛女》《刘三姐》等。

1958年，杨沫的小说《青春之歌》问世，这部讲述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故事的小说出版后反响热烈。1959年，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改编成电影，导演由崔嵬和陈怀皑担任。作为片中灵魂人物的林道静由谁来饰演，成为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但直到1959年3月影片开拍时，林道静的人选仍未定下来。这时，崔嵬想到他在湖北当中南文工团团长时，团里有个叫谢芳的歌剧演员。崔嵬觉得，谢芳的外貌、气质与林道静相似，于是马上通知她

谢芳：《青春之歌》永嘹亮

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（见左图）、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中林道静（见右图）扮演者，于12月19日凌晨在北京安贞医院逝世，享年89岁。谢芳的儿媳妇李海平透露：“她走得很安详，如同睡着了一样。”

来北京试镜。仅仅试了两场戏，谢芳就被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。

谢芳在表演上表现出过人的领悟力，“具体人、具体事、具体演”这九个字，是她对这次表演的概括。她坦言自己在塑造林道静时“一点束缚都没有”。片中谢芳有一个攀上电车、对着游行队伍喊话的镜头被定格为经典，但当时只有画外配乐，剧本上并没有写具体台词。“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下台词，‘同学们，不要怕这白色恐怖，我们大家团结起来’，拍出来效果特别好。”谢芳生前回忆。

尽力赋予角色新的生命

谢芳接受采访时说，在参演《青春之歌》中，最难把握的其实是哭戏。“当我看到剧本中说‘林道静的眼泪慢慢地流下来’时，就有点紧张。”后来，凭借联想和充分调动真情实感，谢芳终于能够在镜头前“慢慢流下眼泪”了。她笑着总结说：“好的女演员都得会流眼泪。”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，饰演林道静的谢芳

被誉为“影坛第一林道静”。谢芳曾说：“这部电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为了《青春之歌》，我不断鞭策自己、完善自己，直到现在。”2021年她接受专访时还勉励今天的年轻人：“我希望青年人能拿出林道静的力量、青春的力量，努力创造新的时代。”

（据《人民日报》客户端 12.19 王金跃 袁云儿/文）

出生于中国的《时代》周刊创办人

秋，告别中国时，卢斯对自己的中国朋友脱口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心声。回到美国，卢斯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求学和追梦之旅。

初入康涅狄格州的霍奇基斯寄宿私校时，由于童年在中国度过，他时常遭到学校里富裕家庭子弟的鄙视，不少同学喊他“中国佬”，嘲讽他。他反驳道：“中国没有什么不好，我爱中国，也爱中国人。”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卢斯很快就成为班上的优等生，他中文流利，能娴熟运用希腊语、拉丁语、法语和德语，还担任校刊《霍奇基斯文学月刊》编辑，结识了后来的合作伙伴哈登。

亨利·卢斯对中国一直怀有深厚感情，对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友好态度，他曾在演讲中赞誉中国人是“充满智慧、能干的人类生命”。

1916年，卢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，成为校报《耶鲁每日新闻》编辑部的成员，他把学业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编写校报上，1921年，卢斯和哈登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。

1941年底“珍珠港事件”爆发前，卢斯就在为中国的抗战奔走呼号，建言美国政府支持中国，提供更多援助。他联



合美国援华会、美国医药援华会、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、美国教会华济会等团体，发起组建“救济中国联合会”，向美国民众高调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壮举，募捐筹集了大量援华经费，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，甚至亲笔致信《时代》的全体订户，竭力唤起民众对中国孤军奋战的理解与支持。因此，卢斯被誉为美国最早挺身而出的“援华先锋”，声名卓著。

1944年，卢斯买下纽约上东城65街125号一幢典雅的四层红砖楼，赠与由孟禄、杜威、胡适等人在1926年创建的华美协进社。这栋房屋后来被称为“中国之家”，成为中美两国名流学者的活动场所，胡适、赵元任、老舍、冯玉祥、董必武、孔祥熙、吴贻芳、张伯苓、梅贻琦、冯友兰、梁思成、林语堂、赛珍珠、戴爱莲等曾作为嘉宾在此演讲、交流。

（摘自《齐鲁晚报》周惠斌/文）

中式厨房的魅力

陶琦

从厨房里飘荡出来的香气，也是爱的细弱回声。

多年前看李安的电影《饮食男女》，大厨父亲老朱每到周末就会雷打不动地召集三个女儿回家吃饭，为此他需要在厨房里忙活一整个下午。看的时候我不禁感叹导演和编剧太厉害了，抓住了中式生活的核心。自从中国人的饮食与烈火烹油产生了形式交织，厨房就成了饶富人情味的空间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，就连从房梁上掉落下来的每一粒灰尘，也是带有油盐味道的。我看过一则史料：唐代住宅，待客的厅堂最大，其次是厨房，卧室的面积和地位都不如厨房。因为古时人家大都食指浩繁，操持一家人的饭食就是最大的事情，家族的亲情

延续便是通过厨房里的一场场烹炒煎炸完成的。

凡是做过菜的人都知道，家庭烹饪的魅力，往往并不在于食材有多么贵重精美，或者配料、火候拿捏得有多么精准，而是在于一些因材施艺的随机发挥，由此达成不完美中的意外惊喜。中式厨房是容人尽情施展烹饪创意的地方，不论缺少了什么材料，都能用各自的个性巧思进行弥补，从而使得那些粗茶淡饭的日子同样充满了家的温馨。

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就能明白中式厨房的魅力所在——它提供了一个亲情融合的空间，当一家人心有所属，生活中诸多琐碎无意义的存在便生出了浓烈的意义。

（摘自《今晚报》）

姐弟情深

詹政伟

李勤封英国公，位居宰相，爵位、官位都很高，可是姐姐病了，他还亲自为她熬粥。

这时，他的年纪已经很大，胡须长得长，熬粥时得低头看锅下的火，好几次胡须都被火引燃。姐姐劝他别干了，说：“男女佣人多的是，何必自己动手哪。”

“难道是没人动手我才做的吗？”李勤道，“我是看见姐姐老了，我自己也老了，就是想长久地给姐姐熬粥，只怕也很难了啊！”

（摘自《念楼学短》湖南美术出版社）

（微言要义）

能写得那么曲

自自然然

詹政伟

里拐弯了。”

她一定要一个人再走一遍。结果她迷路了，跑到另一条弄堂去了。当我找到她时，她拊掌大笑。当我问她有什么感受时，她摇摇头，不肯说。我再催问，她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不想说，我要独自享受。”

是啊，不是所有事物都需要弄清楚来龙去脉，而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刨根问底。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这是林则徐的著名对联。这个对联，以严谨的对仗和生动的比喻，抒发出他本人的宽阔胸怀和坚毅品格，令人于吟咏之中，顿生由衷敬仰之情。

“壁立千仞”，如果照字面的理解，给人的感觉，似乎应该类似垂直于地面的一条直线，换言之，这是悬崖峭壁垂直挺立地面之上，与辽阔的地平线形成了九十度的直角关系，类似于常见的几何图形。过去，我吟咏至此，并不真的相信自然界会存在如此陡峭直挺的山峰，而更多的是感叹“壁立千仞”用笔力度之强，居

然把自然界拔地而起的多种多样的山峰，用诗的简约语言予以抽象化，使之归于近乎统一的醒目图景，给人的心理以强烈震撼。

直到不久前，前往湘西一带旅游，亲眼观察了巍峨连绵的崇山峻岭，特别是在武陵源，置身于那接近垂直的险峻挺拔的峭壁悬崖之间，凭借凿壁悬空的栈道，手扶栏杆，小心翼翼缓步而行。举头仰望，只见犹如整块巨石般的山峰，直挺挺、齐刷刷，连成一排耸入云霄，遮住了大半个天空；

冬天决定下雪。一点不少，毫不犹豫，也绝小心翼翼，因为它知道雪是它的全部，它要用雪向整个世界展示自己。冬天随着手用雪填满整片景观，完全地覆盖，让每个人都彻底忘记夏天，唯一重要的只有这冬天。哦，他们会冻僵，会滑倒；他们会铲雪，会犁地。学校会停课，汽车会卡在沟渠中，人们会对着天空挥舞拳头，咒骂冬天。

然后便开始下雪了。但随着天空慢慢被填满，冬天发现自己是多么可悲、多么渺小，有一段时间，它试图通过增加压力来弥补，让更多的雪花飞舞起来，但这么做只会显得更加愚蠢，他们一定在想，是怎样虚荣的傻瓜才会认为，在世界上撒下一把白色粉末，就能改变什么？雪什么都算不上。什么都不是！这么做并不会让它有任何意义。

但也许还为时不晚。如果雪一落地就融化了，就没人会注意到。

雪一落地就融化了。冬天羞愧地转身离去。落下的雪变成了雨。很快，刚刚发生的所有迹象都消失了。在数天甚至数周里，冬天都在诅咒自己，与此同时，它容许秋天继续维持中等的温度、雨水和风。慢慢地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冬天的内心有了些许改变，它原有的骄傲又回来了，它想念它的行动，想念它的本性，开始渴望闪闪发光的、白雪皑皑的世界，森林中被白雪覆盖的小屋和道路两边的雪堆。这一次的冬天很平静，不像上次那样慌乱而近乎狂热——是什么影响了它？它对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，雪再次落下，这次落在结霜的地面上，不会有任何一片雪花融化和消失。（摘自《在冬天》三联书店）

（漫步文苑）

当我从栈道上缓缓移动前行，渐渐适应了这种垂直挺拔的惊险感觉，能较为自如地观赏和思索，就很自然地联想起林则徐的那副对联。这时，我忽然领悟到，原来对联中“壁立千仞”四字，并不仅限于对自然景观的抽象化，更不是作者本人的凭空臆想，因为它完全符合于我此刻所见之景象，正是对瑰丽多彩、丰富无限的大自然最真实的描绘和刻画啊！“壁立千仞”，是自然的实景，是客观世界的逼真写照。自然和生活，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。

（摘自《广州日报》）

漫说“壁立千仞”

郭杰

（挪威）卡尔·奥丰·克瑞斯高 沈瀛璐 译